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警富新書  
第九回 命償命祈伯喪良 賊薦賊簡當設計

卻說貴興轉入後堂，只見兒子應科啼叫不已。一見貴興，涕泗頻收。貴興攜他回步廳堂，與簡、葉打話。簡、葉曰：「號泣之聲，原來令嗣叫食」。於是爭捐利幣，同相撫弄一番。貴興曰：「前日妹子縊死，賤內墜亡。此兒終日叫喊，使我心神頓喪，懷恨入骨。揆厥所由，皆為天來所致，二君能與吾雪得此恨，當謝洋錢三千兩。如追兇手，自有周全。」二人聽罷，相顧吐舌，暗付：「他係巨方之家，紳衿之輩。縱然壞事，擔待有人。」於是一齊問曰：「尊意雪恨若何？」貴興曰：「吾被梁天來陷了我一家二命。當以他兄弟二命償還，才快我心所願。汝等可常懷利刃，早晚潛窺。如遇其面，下妨與他結果。慎勿誤中他人。」當日，簡、葉正欲當街搶奪，一旦見此意外之財，安有不肯之理？乃慨然許諾。貴興大悅，即檢出花銀五□兩，交簡、葉權作茶資。正是：

多財自有邀奸匪，  
重賞還能召勇夫。

二人領過此財，與貴興辭別出門。行至荒僻處，葉盛謂簡當曰：「貴興所言若此。從來殺人償命，決不可逃。如此大財，非吾所有。大哥請自為之。」（意義逼真，文法變幻曲折）簡當曰：「公事公辦，豈敢私為？何無將此財奔往省城，與人鬥勝爭雄，或可發財，逃而不返；如不可勝，再作商量。賢弟意下如何？」葉盛鼓掌贊曰：「大哥有此妙計，小弟敢不遵從。」二人計議已定，從陸路至省城灘館。不數日，盡將此財附之白虎青龍，恰似從前景地。二人且忿且悒。不得已，借宿於場中，以圖後計。（天下之傾家者，莫速於傳天下之敗德者。亦莫甚於傳信乎聊齋之判言也歟！）

再說貴興自從發附簡、葉往刺天來，意其他必死於二人之手。常使人往梁家探聽，絕無影響，心中正在疑惑，忽聞人報：「簡、葉流落在省。」貴興立攜宗孔、喜來三人同往尋他。甫到省城，貴興即述簡葉之貌，著令喜來入城諮訪，自與宗孔在沙面稽查搜尋。既窮查無蹤遺蹟，貴興戚然不樂。宗孔曰：「省城地廣人稠，增數□萬人而不見其多，減數□萬人而不見其少；九流共集，三教同居。旦夕之間，豈可驗見？」

越三日，喜來侵早出門，遍走一遭，力軟筋疲，憩息於永清門外。遙見兩個漢子，手提數股青蚨，朗誦攤經，大驚小怪而來。喜來暗曰：「此必簡當、葉盛也。」（讀者亦以為簡當、葉盛）慌忙近前叫曰：「簡、葉哥，我家大爺等候多時。請往三德店敘話。」二人答曰：「吾非簡、葉，吾乃簡、時頭家。（唐國史補云：今之博徒，假借分兩，謂之頭家。什一而取，謂之乞頭。乞頭聊賒所謂頭家也。）汝欲找他，速往前邊賭館隊中，裸體結辮，束手旁觀者是也。」喜來煩謝，逕至賭館。果見二人，神色無聊，徒自吁嗟，束手立於局旁，與人體皮，口中猶喝：「青龍中了，中了！」（二人在喜來眼中寫出敗北之賭棍。）喜來低聲告曰：「請二位大哥到凌大爺小店敘話。」

二人聞叫失色，不得已跟著喜來而往。二人附耳低聲說個：「如此，如此。」不一時，同至三德店。貴興尚未開口，簡當曰：「小人往日負托，有誤大爺，特來領責。今後自必效勞。」葉盛亦曰：「緣為天來連日閉門，早晚窺探不睹其面。有人說他在省，是以我等奔來，仍未探其虛實。因見鹽引合價，欲借銷以值音信。不意被巡下所獲，乃將昔日之茶資用盡，然後始得脫羅。」宗孔曰：「誤人誤己之事，切不可為。」（爾之所為如何？）貴興曰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今亦不究汝前非。嗣後務必盡力與吾作事，不可再此。」宗孔曰：「爾等須要將功補過，勿負大爺之期望也。」葉盛曰：「大爺果要取他的命報己之仇，我等二人實不敢允。」貴興曰：「久聞二兄百黨千朋，意中曾有此人否？」簡當曰：「人素所拜服者，惟林大有，頗能相托。此人智勇兼休，謀之必成，取之必得，身材雖小，跳躍如風。現在北門外，販賣鴉片為業。」貴興聽得大喜，再給洋錢二百，糾他同來，吁嚶告誡：「不可再蹈前非。」二人不息點頭，去如箭急。

且說林大有一日在館中，自覺心內恢恢，閒往城隍廟頑耍。見一個少年弟子，眉清目秀，一表人才，腦後一個師傅，鬚鬚滿面，皓首紅顏。招牌上大書「師徒並考」四字。林大有暗道：「兩個師徒，人物非凡。必然有奸。」信手揭下一個「閉」字求測，那少年問道：「占何事？」林大有答曰：「求財。」少年舉筆判云：

字義本來閉，休作出門討。  
若不信吾言，此禍非關細。

林大有覽畢，心中愈加懊惱，不覺憂形於色。師傅見此光景，如何討取卦資？從容解曰：「小徒學問空疏，殊非此字意義。」乃將『門』字內添一『才』字，極口贊曰：「正好財氣當門，何得作這等判語？」遂執筆改其批云：

字義雖然閉，須作出門計。  
若肯信吾言，此財非是細。

林大有見此批改，憂作喜多，予卦資而去。旁人皆言：「師傅判得有理，真不枉老成練達。」

林大有行不多時，聞前途一人叫曰：「林大哥，適間何往？使我遍尋不見。可速歸館，免卻外人等候。」未知林大有歸館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